



尼·尼·諾索夫著 孫廣英譯

# 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

青年出版社

820(2)  
0445

# 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

尼·尼·諾索夫著 孫廣英譯



青年出版社出版

Н. Н. НОСОВ

Витя Малеев

В ШКОЛЕ И ДОМА

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—ЛЕНИНГРАД

1952

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

著者：尼·尼·諾索夫

譯者：孫廣英

出版者：青年出版社

北京甘雨胡同甲二三號

總經售：新華書店

印刷者：青年印刷廠

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一版

定價7,500元 ★

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1—50,000



尼·尼·諾索夫像

BAT 74 / 17

# 作者簡歷

諾索夫（尼古拉·尼古拉維奇）於一九〇八年生在基輔城一個演員的家裏。他在七年制中學（初中）畢業以後，曾在基輔附近的一個製磚工場做過一個時期工作，後來就進了基輔藝術學院，兩年後遷居莫斯科，在電影學院讀書。一九三二年畢業之後，即在蘇聯國家製片廠任科學片和教材片導演。

他從一九三八年起開始寫作。他所寫的第一篇故事發明家曾在少年雜誌木樂濟爾卡上登載過。

衛國戰爭時期他在軍事技術製片廠任導演，負責為紅軍攝製教材片，並因為這種工作而獲得了紅星勳章。

戰後，文學成了尼古拉·諾索夫的經常工作。蘇聯國家兒童出版局曾出版了諾索夫著的許多本短篇小說集：咚咚咚，階梯，快樂的故事以及中篇小說：快樂的小家庭，柯里亞·西尼金的日記。最近他寫成了維加·馬列耶夫在學校和家裏。這部中篇小說已於一九五二年三月得了一九五一年度的斯大林獎金。

星火雜誌文藝小叢書編者



## 第一章

你就想想吧，時間過得多麼快呀！我還沒來得及回過頭來看一看，假期已經完了，又到了開學的時候。整個夏天，我都是在街上跑來跑去和去玩足球，至於書本，我連想都沒有想過它們。雖然，我有時候也看一點兒書，但是那不是課本，是一些童話和故事。至於說溫習溫習俄語和算術，那可沒有過。俄語我本來就學得很好，算術我根本就不喜歡。在我看來，頂討厭的事就是做算術題。我們的女教員奧爾加原來打算給我規定一些算術作業，叫我在暑假裏補習；可是後來她又可憐我，沒給我規定作業，就答應我升四年級了。

她說：「我不願意把你的暑假給糟蹋了。我就這樣讓你升級。但是你要答應我，在暑假裏自己補

我當然答應了。可是，一放假，我就把算術扔到腦袋後邊去了；如果不是又到了開學的時候，大概我還不會想起它來。我一想到自己答應過的事沒有做，就覺得很難爲情，可是現在什麼辦法也沒有了。

你看，暑假就這樣飛過去了！九月一日到了。那是一個美麗的清晨。我起得比往日早一些，把自己的幾本書放到書包裏，就上學去了。這一天街上真是熱鬧極了。所有的男孩子、女孩子，大的、小的，都像聽到了口令一樣，一齊擁到街上來，向學校走去。他們有單獨走的，有一對一對走的，還有好幾個人成羣結隊走的。有的像我一樣，不慌不忙地走着；有的像去救火似地飛跑。孩子們抱着花，預備裝飾教室。女孩子們尖聲叫着。男孩子們也有幾個人尖聲叫着和笑着。所有的人都快樂。我也快樂。我快樂是因爲我又可以看見自己的少年先鋒隊，又可以看見本班的全體隊員同學，和上學期在我們那裏工作的輔導員王洛加。這時候，我覺得自己彷彿是一個很久以前出外遠遊的旅行家，現在正在向家鄉走着，馬上就要看見祖國的海岸和親戚朋友們的熟面孔一樣。

然而，無論怎樣，我還是不十分高興的。因爲我知道，在我的老同學裏面再也看不見上學期和我坐在一張書桌上的、我那個最好的朋友費佳·雷布金了。他不久以前和自己的父母離開了我們的城市，現在誰也不知道將來是不是還有機會和他見面。另外我還有一件發愁的事情：如果奧爾加老師問我在假期裏溫習過算術沒有，我不知道怎樣來回

答她。哎，算術真把我害苦啦！現在學校又開學了，我本來是很高興的，因為我已經非常想念學校了。可是，爲了算術，我的心情完全被弄壞了。

明朗的太陽像夏季裏那樣在天空照耀着，但是涼爽的秋風却把那發黃的樹葉刮下來。樹葉在空中一邊盤旋一邊向下落着。風又在便道上追趕着它們，那些樹葉彷彿也在忙着向什麼地方跑似的。

我從很遠就看見了校門上頭掛的紅色大標語。標語四週用花串鑲着邊，上面寫着兩個白色的大字：「歡迎！」。我回想起，去年的今天，前年的今天，和我很小很小的時候，頭一天上學的那天，這裏也掛着和這個完全一樣的標語。我想起了我們在一年級的時候，怎樣盼望快些長大和加入少年先鋒隊。也想起了接受我們入隊的那次集會，想起了我們怎樣舉行了莊嚴的宣誓。那時的女輔導員阿霞親手給我們繫上了紅領巾，於是我們成了真正的列寧少年先鋒隊隊員。我一起起這些事，心裏就湧起一陣高興，好像發生了什麼極好極好的事情一樣！我的腿就自然而然地走得快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沒撒腿跑起來。我跑，叫人看着不好看：我不是什麼一年級的學生了，無論怎樣說吧，總算是四年級了！

學校裏已經滿院子是同學們了。同學們分成了好多夥。每一班單獨在一起。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一班。同學們看見我，就都歡呼着朝我跑過來，並且拍我的肩膀和脊背。我沒有想到大家看見了我會這樣高興。



葛利沙問道：「費佳·雷布金在什麼地方呀？」

「對呀，費佳在哪裏呀？」同學們都喊起來了。「你們從前總是在一起的呀。你把他丟在什麼地方了啊？」

我回答說：「費佳沒有啦。他以後不再在我們這兒讀書了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他和他的爸爸媽媽離開這個城市啦。」

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

「簡單得很。」

阿利克問道：「你不撒謊嗎？」

「這怎麼說的！難道我還能撒謊！」

同學們仔細地看着我微笑着，好像不大相信。

林尼亞說道：「同學們，萬尼亞也沒來呀！」

同學們喊道：「謝廖沙也沒來呀！」

杜里亞說道：「或許他們也搬走了，我們還不知道呢。」

這時候，學校的便門就像是回答他的話似地打開了，我們看見萬尼亞向我們走來了。

我們一齊喊道：「烏拉（萬歲）！」

大家都跑上去迎接萬尼亞，並且撲到他身上去。

萬尼亞一面掙扎一面喊道：「放開！難道你們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過我是怎麼的？」但是，每個人都想要拍一下他的肩膀或是脊背。我也想拍一下他的脊背，可是拍錯了：拍在後腦勺上了。

萬尼亞生氣了，用盡所有的力氣想從我們中間掙出去，並且說：「怎麼，你們還想要打架呀！」

可是我們把他包圍得更緊了。

我正不知道這件事什麼時候才能結束，恰巧這時候謝廖沙來了。大家都扔下萬尼亞不管，就跑到謝廖沙那裏去了。

任尼亞說道：「現在大概都到齊了。」

伊果爾說：「如果不算費佳·雷布金，就都到齊了。」

「他搬走了，怎麼還能算他呢？」

「這或許不是真的呢！我們可以問一問奧爾加老師。」

「信不信由你們吧。難道我還用得着騙你們！」

於是，同學們就開始彼此端詳着，並且講述着各人在暑假裏的生活情形。有些人到少年先鋒隊夏令營去了，有些人隨着父母到避暑地去了。一個夏天我們都長高了和晒黑了。但是晒得最黑的是格列布。他的臉黑得就像人們把他在柴火上燻過了一樣。只看

見他的淺色的眉毛在臉上發亮。

杜里亞問他說：「你在什麼地方晒得這樣黑呀？也許你整個夏天都在少年先鋒隊夏令營裏吧？」

「不是。最初我在少年先鋒隊夏令營裏過的，後來到克里米亞去了。」

「你怎麼到克里米亞去的呀？」

「很簡單。我爸爸的工廠給了他休養證，叫他到那邊的休養所去過暑假，後來他讓我和媽媽也去了。」

「那麼，你真到過克里米亞，是不是？」

「到過。」

「看見海了嗎？」

「海也看見了，什麼都看見了。」

於是同學們就四面八方把格列布圍起來，仔細地看着他，彷彿他是一件什麼珍奇的東西似的。

謝廖沙說道：「那麼你講一講海是什麼樣子的吧。你爲什麼不說話呀？」

「海呀，很大，」格列布開始講道。「它那麼大，譬如說，你在這邊的岸上站着，甚至都看不見那邊的岸。一面有岸，另一面一點岸也沒有。哎呀，同學們，那水該有多麼多呀！一句話說吧，淨是水呀。而且那裏的太陽烤得那麼厲害，連我的皮都被晒掉了。」

「撒謊！」

「我說的是真話！起初我簡直給嚇怕了，可是後來我看見，原來在那一層皮下面我還有一層皮。你們看，現在我身上的這個就是那第二層皮。」

「得啦，你不用講你的皮，你講一講海吧！」

「我馬上就講……海呀，很大呀！海裏的水呀，多極啦！一句話說吧，滿滿一海的水。」

不知道格列布還能講些什麼關於海的事情，可是這時候王洛加走到我們跟前來了。大家立刻歡呼起來。全體把他圍起來。每個人都想把自己的事對他講一講。大家都問他今年還做不做我們的輔導員，或者另外派一個別人給我們。

「同學們，你們怎麼說這樣的話呀！難道我能夠把你們交給別人嗎？我還像上學期一樣，在你們這裏工作。不過，如果你們討厭我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」王洛加說着就大笑起來。

我們大家一齊喊道：「我們會討厭您嗎？……您一輩子也不會使我們覺得討厭的。我們和您在一起總是快樂的！」

王洛加對我們講他在夏天怎樣和自己的同志——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們在河裏坐着膠皮船旅行。然後他說，咱們過一會兒還能見着。於是他就到自己的同學，高年級的學生那裏去了。他也是想要和自己的朋友們談一談哪！

我們都捨不得叫他走，可是這時候女老師奧爾加到我們跟前來了。大家看見她都很高興。

我們一齊喊道：

「奧爾加老師，您好呀！」

奧爾加老師笑着說：「你們大家都好啊，孩子們！怎樣，夏天你們都玩夠了嗎？」

「玩夠了，奧爾加老師！」

「休息得很好嗎？」

「很好。」

「沒休息膩嗎？」

「膩啦，老師！想唸書啦！」

「那就很好啊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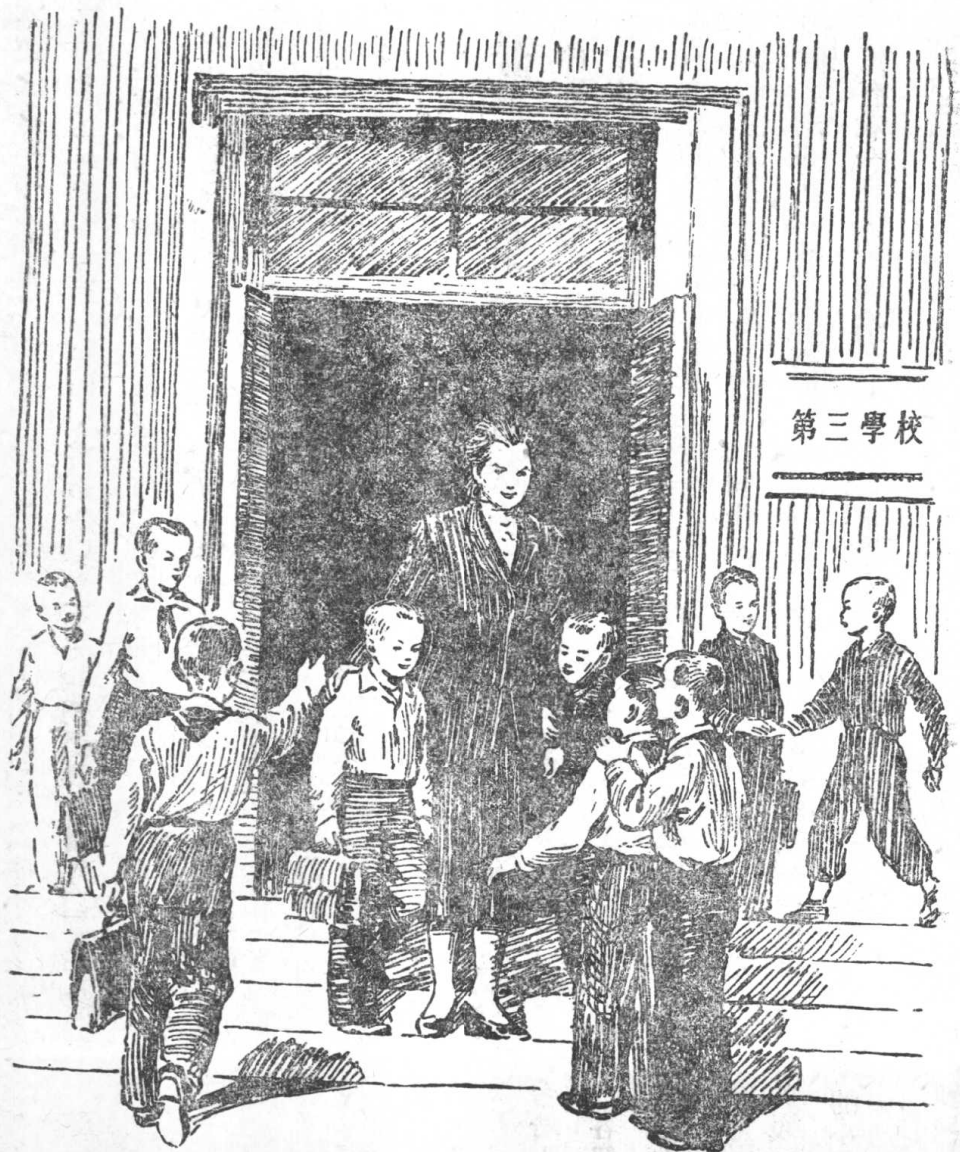
奧爾加說：「老師，可是我還休息累啦！如果再休息些日子，簡直一點力氣也沒有啦。」

「我看你，阿利克，一點兒也沒變樣，還是像上學期那樣愛開玩笑呀。」

「還是那樣，老師，就是個兒長了一點兒。」

奧爾加笑了說：「啊，你真長了不少呀。」

尤拉接着說：「就是智慧沒有增加。」



第三學校

全班人都哈哈大笑起來。

齊瑪說：「奧爾加老師，費佳·雷布金以後不在我們這裏唸書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孩子們。他和他的爸爸媽媽到莫斯科去了。」

「老師，格列布到過克里米亞，還看見過海呢。」

「那很好。以後作文的時候，就讓格列布描寫一下海吧。」

「老師，他的皮還掉了呢！」

「誰的皮呀？」

「格列布的。」

「好吧，好吧。這個我們以後再談。現在你們站隊吧，一會兒就該上課啦。」

我們排好隊。別的班也都排好了。校長衣格爾·亞力山大洛維奇走到學校的台階上來。他向我們祝賀了新學年的開始，又祝我們在這一學年裏有很好的成績。然後，各級任教員就率領着學生們進了各級教室。最小的學生——一年級的，先走，然後是二年級，再後是三年級，再後是我們，我們後邊是高班生。

奧爾加老師把我們領進教室。同學們都願意照上學期的座位一樣地坐着，所以我的書桌上只有我一個人，沒有伙伴。大家都覺得這次給我們的教室很小，比上學期的小得多。

奧爾加老師解釋說：「教室和上學期的一般大，長短高低完全一樣。一個夏天你們

都長大了，所以你們就覺得教室彷彿小了。」

這是實話。後來我在下課時候，故意去把三年級的教室看了一下，它和四年級的完全一樣。

上第一堂課，奧爾加老師對我們說，我們在四年級一定要比以前多多努力，因為我們有許多種功課。除了俄語、算術和我們在上學年曾經有過的一些別的功課以外，現在還要加添地理、歷史和自然。所以從學年一開始就應該好好用心學習。我們把課程表抄了下來。後來，奧爾加老師說應該選舉一個級長和一個副級長。

同學們一齊喊道：「格列布當級長！格列布！」

「安靜點兒！吵得多麼厲害呀！難道你們不知道怎樣選舉嗎？誰想要發言，應該先舉手。」

於是我們就開始有秩序地來選舉，並且選出格列布做級長，舒拉·馬里柯夫做副級長。

上第二堂課的時候，奧爾加老師說，我們開頭先溫習上學期所學過的功課，她要看一看誰在暑假裏忘記了什麼。於是她就開始檢查我們。結果，我連九九表都忘記了。當然並不是完全忘記了，僅僅是末尾忘記了。七七四十九以前我都會背，可是以後就背不好了。

奧爾加老師說：「哎，馬列耶夫，馬列耶夫！看起來你在暑假裏連書本摸都沒摸過



呀！

馬列耶夫是我的姓。奧爾加老師生氣的時候總是叫我馬列耶夫，如果不生氣，就簡單叫我維加。

我發現在學期開始時，不知道爲什麼唸書總是覺得很困難。每一堂課都顯得很長，彷彿是誰故意把它延長了似的。如果我是管理一切學校的最高首長，我一定想法規定開學以後不立刻全天上課，而是一點一點地上，讓同學們慢慢地把玩的心忘掉一些，慢慢地對功課習慣了以後再全天上課。譬方說，可以這樣規定：第一星期每天只上一堂課，第二星期每天上兩堂課，第三星期每天上三堂課，這樣慢慢地增加。或者還可以這樣：第一星期光上輕鬆的功課，譬如，體育；第二星期體育之外還可以加上唱歌；第三星期可以加上俄語；這樣一點一點增加，最後加上算術。也許有人會以爲我是一個懶惰的人，根本不願意讀書，那可不對。我非常喜歡讀書，不過在假期後我不容易立刻就開始工作：正在玩得起勁的時候，忽然叫你馬上停止，——讀書吧！那怎麼行！

第三堂課是地理。我想，地理一定是一門很難的功課，像算術一樣；可是，不會想到它却是十分容易的。地理，這是講地球的科學，就是講我們住的地球的；它講地球上有什麼山，什麼河，什麼海，什麼洋。從前我以爲地是平的，像一張烙餅似的，可是奧爾加老師說，地根本不是平的，而是圓的，像球一樣。我以前也聽見有人這樣講過，可是那時候我想，那可能是童話，或者是什麼人編造的。但是現在已經確確實實知道這不